#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 儒事門

儒學 (附) 事業 師友 異端

## 名流舉業

**玩愒弊端**日力心力學力○玩日力於不用者不知學者也弊心力於無用者不善學者也竆日力之所至勉心力之所能充學力之所到者此古人所以無止法也世之患有二玩日力者忘其本弊心力者徇其末愚嘗求其所以然矣蓋忘其本者氣質以惰累之也徇其末者氣習以卑梏之也古之人居則比閭族則庠序耕則畎畝無他嗜好故其心朴無異尚故其業專惜陰不踰晷競辰不愒日春誦以皂其聲音

之和夏弦以導其心志之平干戈以壯其容羽籥以齊其節
故蚤莫以思之夙夜以繼之諷誦興起有三年通經之學就
將緝熙有三冬課成之功未聞玩日力於無用也而今之學
者則不然矣古之人誦習以詩書折旋以禮樂洒掃應對以
明其遜俛仰居處以約其中致知格物以究其用窮理盡性
以開其牖五常之教以浚其源養之欲其平培之欲其固利
撲不能蔽其情名梏不能易其介敬業樂羣無陵節也德成
行尊無躐等也故天爵自修而人爵無干於念慮之間至理
日融而祿仕無俛於襟抱之素未聞弊心力於無用也而今
則又不然矣鑿其[illegible]而戕其火窮日力之所到勉勉力之所
能以充學力之所到非士學之所當取法於古者乎

儒以孔孟為尚○言天下之功用必歸之於儒論儒者之標的必歸之於孔孟是不可不審處而明辨之也自有天地以來非儒者不足以盡經綸之道凡生民之日用常行而不可以一日闕者皆儒者之功用然舍孔孟以言儒猶舍堯舜而論治是殆臆說者也嘗因是而推明之有儒學之源流有儒道之用舍有儒論之是非要之合於孔孟者必無可得而議苟一毫稍與古戾豈能免後世之譏乎嗟夫始之以正其終猶弊始之不正終將若何儒學之源流盡於正不正而驗之菽麻穀粟可濟實用終日談河不足止渴儒道之用舍盡於虛文實用而求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儒論之是非苟以醇疵而斷之則皆不出於權衡之下疊是三者而貫之以孔孟

之至論則儒之標的有在矣

**稽古偉義** 歷代儒有眞僞○自太史公論六家而後世視儒者爲專門之學自作史者傳儒林而後世指儒者爲章句之流嗚呼儒術之不明久矣夏商以前有其實而無其名成周之際即其名以符其實春秋戰國以降名實亂於天下矣夫儒者道之藎焉者也達性命之理謂之儒蘊皇王之學謂之儒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謂之儒可以尊主庇民可以經天緯地謂之儒守孔氏之家法挹聖人之遺言忠信稱於朋友行義齒於州里處利祿不移其守臨患難必徇其節是亦儒之徒也若夫借六經以文姦假言語以欺世苟可以榮身濟欲則從之如決江河而名義之防一不暇顧殆失其所以

爲人者矣尚復可以儒者言哉故嫚罵儒生者不知儒也居常毁儒者不知儒也或譏其以文亂法或病其多文少質或惡其不達時宜者皆未嘗知儒也

孔門罕稱好學○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遽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也而號爲好學者獨顔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古之君子可以終身不仕而不可一日無學故富不能使之驕貧不能使之病爵禄不能使之盈患難不能使之挫濼乎其内而無慕其外此其所以大過於人也後之君

矛則不然今日行其道明日計其功所得者錙銖而安於錙銖所求者毫髮而盡於毫髮高者不過矜於名下者不過汩於利一有所存盡棄其學而從之譬如惰農之人今日獲而明日毀其耒耜將何以卒歲哉

**法祖嘉猷** 國朝儒先之學○國家崇儒而右文異人輩出持正如李公沆制變如寇公準定天下之謀如韓公琦識天下之務如范公仲淹明天下之變如富公弼此則經濟之學也居公介之直諫范公鎮之勇決呂公誨之先見劉公安世之危言范公祖禹之愛君而不忘蘇公軾之臨難而不懼此則名節之學也道德之學如司馬溫公之師友義理之學如呂大臨之兄弟文章之學如蘇老泉之父子性命之學則明道

伊川其人也象數之學則希夷康節其人也若夫學問之有師承又有胡安定焉嘗觀其設教於湖語學者必以道學傳者必以誠正樂律之謬議兵陣之法水利邊防筭數莫不各有其教純明淵篤直溫簡諒亦莫不各有其人此則講明體用之學

祖宗眞儒之盛○聖朝以儒立國世享其効累洽重熙在眞宗朝則儒者以文德之敷而決澶淵之策在仁宗朝則儒者以武事之備而立西陲之勳有文致太平武定亂略四夷八蠻想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非儒者乎有出入將相四十餘年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者非儒者乎考其議論

則以通經學古為高要其事功則以濟時行道為急南渡以來儒者祖述孔孟憲章伊洛議論事功並行而不相悖夫何指學為偽黨禁方嚴習俗移人趨者瀾倒大冠若箕脩劒拄頤小有矜荷搏手周章者斗量也

**時文警眼**正學曲學得失○有正學有曲學正學主乎義曲學徇乎利正學本乎公曲學徇乎私正學足以平天下曲學足以禍天下發於心術見於行事不可誣也人徒見子夏之徒為莊周之荒唐荀卿之門有李斯之苛刻阿王氏者傳論語之禹作美新者擬周易之雄遂以學術之正不能救心術之差子房學兵法而進退出處容止可觀賈長沙學刑名而論要言詞動出禮樂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乃比管

樂之孔明仁義一言爲唐三百年之根本乃專縱橫之魏徵又以學術之差若無害於心術之正吁過矣心術者學術之本學術者心術之符幼之所習即壯之所行口之所誦即身之所履平居不欺吾心則緩急必不欺吾君平居忍背其師則臨變寧不背國

次序講明踐履○爲學之大要有三有次序有講明有踐履次序之不知則顛倒先後而不足以入道矣講明之未盡則惑亂疑似而不足以知道矣踐履之不實則沉溺空虛而不足以至道矣悠悠而入循循而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積累由端倪而盡精微非次序乎孜孜其爲昭昭其昏如鑑去塵如日去障審思明辨舍口耳而求心得非講明乎兢兢

而力行譬疊而不倦如爲山而不虧一貫如歷遠而不憚千里深造自得有篤行而無中畫非踐履乎

學必期於有用○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見乎堯舜周孔而無所覩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之也布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可以飽故人取之以食其腹今且有積布而不衣積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不免於凍餒而死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

以心爲師　藴之爲德行　根源乎道德性命之理
以識爲輔　行之爲事業　發揮乎仁義禮樂之用
以所見爲箋傳　修之身所以施於人　點之狀也與游
以所得爲辭章　行之家所以移於國　顔之齋也與居
不干其外而干其内　遺口耳之習而達性命之源
不干其末而干其本　略形迹之粗而悟精神之藴
整者俄且通也昧者俄且知也
贖者俄且開也懦者俄且立也
先之以時習而至於不習先之以致知而至於不知
先之以立言而至於無言先之以謹思而至於無思

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讖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

**當今獻策**
經義時務而乃犯伊川之戒勸一生以盡力於時文父兄之教詔師友之授受非較義賦之工拙則指論策之方圓噫舉業取其足以應選斯可矣而必欲盡力其間吾不知以此時文施之文學施之言語其可乎其不可乎而況於蘊之為德行措之為政事乎盍亦反而思之曰我之明體適用何以不若安定之門人其去四科也遠矣我之立德立事何以不知景行洙泗之先哲其去一貫也抑又遠矣

當以顏曾為法○克己復禮吾之盤銘閑邪存誠吾之樂石

心地之昭融者鑑空而川止性天之發越者魚躍而鳶飛寧為田之如愚不願爲商之文學矣無邪一語詩之符印寂感一機易之堂奧胷中之收斂者霜降而水涸紙上之土苴者魚得而筌忘寧為參之一唯而不願爲賜之多聞矣蓋發於憤悱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孔門善學獨稱顏淵傳道獨稱曾參一則以愚得之一則以魯得之信矣學之深造自得正不在於口耳聞見間也

採士學之二弊○自其陷於氣質之累不能屏除而蕩滌之也則悠悠於歲月而不知時之不再來役役於因循而不知機之不容禦荒嬉轇轕而職守不知脩怠惰苟且而性分不

知踐是蓋不知學之過矣自其溺於氣習之累不能奮迅而棄去之也志趨英明而獵取經傳以事華靡才抱卓犖而競尋子史以角新奇窮歲費時工爲追逐好尚之舉業糜心膠迹力爲矜誇流俗之時文是又不善學之過矣於是易試爲課必如伊洛之教可也講明經世必如安定之教可也蓋世之所趨俗之所尚大抵皆敝心力於無用則張化樞以運動之恢教齋以鼓舞之宜有當世師儒以任責也

**主意收結** 正學在於尚志○雖然有爲己之爲有爲人之學古之學者爲己其終必至於濟人今之學者爲人其病必至於喪己今之峨峨然纓其冠于于然而來其皆四科之品乎其皆湖學之流乎其果爲人乎爲己乎抑方人之事未暇論

耳幸因執事言志而有請焉時當暮春吾德和也春服既成吾行全也浴乎沂水吾政事之潔也風乎舞雩吾文學之融也詠歌而歸吾言語之粹也是非狂也此時此意蓋欲安老懷少與萬物同一造化之春也志伊尹學顏子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不失於令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列周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有洙泗之師道則何患無洙泗之弟子四科之外知有異乎二三子之撰者

學當審其所師○共惟皇上挈正道之綱維揭正學之標準淳祐初元祗謁先聖禮異世之匹夫如天地從祀舊章特命黜正削去荊舒崇奬濂洛邇者又賁寵考亭大書宸翰以光其講道地俾後學得所師焉此一大機也斗杓所指而愚夫

愚婦亦知東西南北之殊塗況蒙被教育者乎志則春秋道由忠恕太極其德日月其譽吾願師孔子冰輪玉井光風霽月池蓮可愛庭草不除吾願師濂溪吟風弄月玉質金聲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吾願師明道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吾願師伊川非特愚志也亦聖天子崇尚之志也若夫攻乎異端流於曲學則愚豈敢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記儒行 通天地人曰儒 揚子 君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 荀儒效 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

道爲最高（前漢藝文志）

**歷代事實**

漢高祖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冠溺其中罵酈食其曰腐儒幾敗迺公事折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通鑑）

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傳）

（董）遭秦滅學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贊上下）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劉歆傳）

元帝好儒術見宣帝所用皆文法吏嘗從容言陛下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惑於名實何足委任（元帝紀）

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公孫弘等傳）

方今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

為詩書議蓋寬饒事封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本紀揚雄論不詭於聖人斟酌六經本傳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儒林序章帝建初四年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本傳隋王通興敎河汾叙彝倫正皇極文中子唐太宗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儒林傳序韓愈通六經百家之學觝排異論攘斥佛老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三年因閱蜀宮人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長編眞宗祥符五年陳彭年奏對上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故泰表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文風浸微

太祖太宗不變澆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歟

先正論選 劉光祖奏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是以陋漢唐近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朋黨窮達知有其命進退知有其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體性命之奥爲勳業樂至道之味爲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以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　呂祖謙上孝宗不爲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所惑者必能用眞儒希進之人觝排儒學謂智力

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及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果權利所能奔走耶與時姦回詆欺敗事隳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

**文集實事** 蘇東坡云孝文之所以得者是儒之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興禮樂係單于則曰不敢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

敎之策賢良　曾子固云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渠嘗試
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致
知格物論保民則發政施仁論律身則孝弟忠信論防範則
禮義廉耻筆於經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然迫而索之或
莫然而昧也叩而窮之或枵然而虛也
呂東萊云嘗怪世之論高祖者曰高祖不好儒罵酈生則曰
腐儒幾敗乃公事罵隨何則曰爲天下安用腐儒自今觀之
酈生果儒士而隨何果儒生哉噫二子不足道也折隨罵酈
足以況天下之士然高祖不專其過於二子之身而罵其無
用之說於儒者之過是使千萬世之儒爲二子受辱而酈隨
之腐卒無耻於漢也當是時級關擷蕒茹芝之採薇不止商山

之四老也洙泗之餘風形於魯邦絃誦之間惓惓然知有尊國之守者抑又衆也嗚呼儒者之道曾何負於後世哉

儒學二　以審其操術立説

**策頭** 聞之師曰道必師孔氏學必師周程亦可以弗畔矣蓋正道至孔氏而極正學至周程而盛孔氏集百聖之大成周程集先儒之大成也有志於道而不師孔氏之道則道其所道秖爲異端之害道耳非吾之所謂道也有志於學而不師周程之學則學其所學秖爲金陵之曲學耳非吾之所謂學也道非吾道學非吾學小用之則誤其身大用之則誤天下此豈國家之所望於吾黨者哉

**策段** 我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運開先于此然後氣之漓

者淳判者合清明之氣得以全付什人名世大儒相望挺秀不由師授默契道體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模宏遠使人欲自是不得肆異端自是不得騁吾幸有濂溪焉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以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世未明之惑至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徑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造知幾其神之妙悼斯文之湮晦而傳易憫聖人之志不明而傳春秋吾得明道伊川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周程之學而誰歟若夫金陵則不然偏見臆說好人同已假

晉陽甲兵之語以撼韓忠獻舉伯鯀方命之罪以責富文忠托異論立赤幟之喻以沮同馬公設五臟去邪之説以黜張方平更變法度引進小人異時中原之禍誰實召之此吳奎既言其不可用唐介又言其不可用辨奸如蘇老泉先見如呂獻可所爲深憂而重歎也

切謂百聖之道莫備於孔氏故師孔氏爲正道若夫異端則偏矣先儒之學莫精於周程故師周程爲正學若夫金陵則偏矣正者歷百世而無弊偏者雖一日而難行正者猶通衢大川天下之所共由偏者如旁蹊斷港一夫之所獨往志於道學者將師其正乎抑師其偏乎通衢可遵何必由旁蹊之徑大川可航何必問斷港之津盍知所決擇矣

事料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也[論語]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公孫丑] 荀卿曰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荀卿] 漢尊儒術尚名節[漢選舉志] 唐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董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唐儒學傳序] 夫口道先王語行而市人其名曰盜儒[唐李翱] 本朝李泰伯云言經者玩糟粕論治者膠緒餘儒者關治亂乎曰儒得其人則爲福不得其人則爲賊以小人之資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翼故攫人之都市耳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辭多壘則曰玁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

無為而不日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因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不可勝窮　范蜀公云且儒之用可以格君心可以係民望可以重朝廷可以鎮風俗平居用之則有安富尊榮之効緩急倚之則有仗節死義之操雖其施之於事或長乎此不長乎彼者固亦有之要非鈍而無用固而不適者故隨其職分所處必能自效隨其力量所至必有可觀若夫在班在列在州縣在邊鄙泛泛之碌碌無所取材而其甚者則目以迂闊為世笑此特儒之腐者耳為國者亦安用此等輩哉　戴溪云漢自文景以來上喜黄老下習刑名未知有六藝也武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富豈復眞知儒者可貴特樂聞其名求勝黄老刑名之説以為高耳丞相衛綰

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意以中其欲耳蓋武帝之於儒術陽責其名而陰韓其實公孫洪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汲黯之戇則又從而發其隱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眞武帝之所謂愚哉

事業 附 以達諸有用立說

策頭 有實學有實用模楷儒宗咀味旨奧正心以誠而期至於無妄格物以知而期至於不昧必終始服膺而無一毫之欺也此之謂實學趍事赴功立政動化不以迂緩而闊遠人情不以高蹈而輕視世故必轉移闔闢而無施之不宜也此之謂實用嗟夫實用即實學之充也實學即實用之本也夫

苟擇善而失之於雜則他日之推行者必泛然多端矣會道而失之於迂則他日之著見者必泛然無統矣是雖傳有所宗業有所承其如不切用何

**策問** 以魯生鄭賈之經學君子猶不之取者以其非有志於功名事業撥之願北舉燕趙卒能立漢氏山河者不同也以商皓嚴陵之風節君子猶在所貶者以其太怠情於功名事業視之願馬華裹尸不負作英雄男子者不侔也故宴安江沱不如着祖生之鞭嘯詠風物不如舞劉琨之劍稽康輩之簫散竹林而槐庭棘位之謀畫有不暇計也張季膺之思蓴命駕而匹馬秋風之志氣念不到此也

澶淵之役非細故也舉朝莫有奮不顧身者而寇萊公佐佑

天子不動如山卒使契丹畏膽於天威之下至今謂之大勇
汰兵之請最重事也議者皆以召變爲恐韓魏公一日汰邊
兵數萬人而不聞有一爲變者至今謂之大智新法之變至
危機也或者以後患爲恐司馬溫公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至今謂之大忠貫于險夷白首不易
如畢士安淸哉其人也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如馬公知節直
哉其人也銜命虜廷獻納之爭不屈如富公弼介哉其人也
數君子之所施設之所操持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窮也
卓卓然傲霜雪凌震電不變也
有眞學術而後有眞事業士固不可以名欺也世治時平坐
之廟堂之上則論道經邦寅亮天地而爲眞宰相欒方不庭

付之閫外之事則精神折衝樽俎決勝而爲眞將軍方國紛擾付之一道之寄則攬轡澄清省覲風俗而爲眞刺史文事武備自有餘力宏才碩德無往不可　剸犀斷蛟鉛刀遇之固爲堅而莫邪遇之則爲脆凌霜傲雪蒲柳處之固爲變而松柏處之則爲常揭華旗扛洪鼎孱夫孺子舉之固爲重而烏獲任鄙舉之則爲輕銘大常紀燕然庸人小才爲之固爲難而英雄豪傑爲之則爲易

**事始** 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唐虞之隆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前藝文志）大儒之效周公覆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魯之

粥牛馬者不豫賈荀儒效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

孔子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

眞儒無敵於天下焉得削揚子寡見漢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魯有

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本傳武帝之世唯江

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

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循吏傳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瓜洲拒完顏亮見太尉

劉錡錡曰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輩愧死矣事實孝宗乾道

二年進呈劉珙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已批與

劉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爲朝廷了事誠

可賞也聖政曾子固云學者梏口耳溺章句平時偷光𥨊牖借照短檠非不勤矣句穿天心文出月脅非不工矣一旦假筌蹄而獲魚免臨大事決大議廟堂之上泚顙汗背而失其所守回視前日之學已虛器矣

## 師友 附

以正道授受立設

策頭　吾道大造化也師道權造化也承師傳道則囿於造化者也夫源流之學至於師而止師學之傳至於道而止於止知其所止則師承既正吾道之脉以嗣以續大哉道乎徹上下貫幽顯其事物當然之則至正而不可易者乎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厥初生民此理均具顓蒙未斵渾渾浩浩日由之而不自知命之曰道已幾於強名之

也而又安有所謂師之名自天原夫命之性盡率性之道立脩道之敎而後師之名始興著之周書曰作之師也列之周官曰師以賢得民也標表自立示人所趍而北面其心焉者席間函丈摳衣趍隅無犯無隱就養無方非吾父也而有父之嚴非吾君也而有君之尊非尊其師也尊其道也師哉師哉其所以爲斯道立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道不可一日無則師道不可一日廢豈容以異端邪說似是而非者間之哉

**策叅** 天不生夫子於唐虞三代之盛時而生夫子於春秋之亂世非生夫子也生斯道也不獨爲春秋立斯道爲千萬世立斯道也蓋自蒼姬不振轍駕而東世變愈趨吾道愈晦泝

西周而上之爲斯道之焉依哀人窮而畏天命轍環天下所以木鐸斯文日月迷途再造彜倫建正皇極夫子之所以爲夫子盖在是也使於衰末之世天不生夫子焉則師道不立人心愈下將至於爲鬼爲蜮服在衽而言侏離矣我朝濂溪關洛諸賢曠千四百載而得室授者也方其始也泰山權衡春秋之旨徂徠尊之扶持公論凛若秋霜安定主盟體用之學孫范尊之詵詵弟子皆爲賢才自是而人知師弟子之分矣其後歐蘇王氏各以其學倡於當時而關洛程張尤以師道尊崇者也坐講之尊立雪之嚴皐比之撤無非重宗師以重斯道惟其同以師道為尊故諸公之學皆羽翼孔氏者也

至若金陵王氏之學則異是矣名為同乎孔氏而實則好人同已彼不思夫所謂道者何道乎孔子孟軻所傳之道也夫苟其果合於孔孟也則雖不即人而人自知所尊夫苟未合於孔孟也安能强人之同已乎皇上主盟師道尊師立教首惟荆舒是懲濂洛是崇而使承學之士得宗師之正也

書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語十九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韓師說 董仲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本贊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韓送王塤序本朝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胡安定先生翼之暨孫明復石守道而先生之徒最盛在湖州弟子去來常數百人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建太學有司請

下湖州取先生之法為太學法安定墓表康節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撰志墓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以其學為知道使其子顥頤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濂溪行錄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朔氏傳家錄蘇昺字季明從橫渠甚久以其文鏊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朝廷事自有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同上龜山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事佛老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荒於夷狄矣睎呂源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厚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

業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學與尹張邵傅送焉劉記伊公評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覩奧儕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楊中立三人祖山狀馬仲守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仲銳然為親承之計伊川以北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逸狀士　朱子延平先生學於羅仲素羅學於龜山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行狀南軒幼喜性命之說一日往見胡和仲和仲曰先君教讀中庸先生曰從何入曰誠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朱子曰他天資也高不知師誰　周子曰或問曷為天下善

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通書）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謹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語錄）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又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同上）

異端　以儒先明辨立說

纂類　孟子論鄉原之賊而切切然有似是而非辨之韓愈闢異端而斷斷然有孔墨相爲用之說孟子之說固明白易信而韓愈若混然而無辨何邪吁思然後知二君子衛道之意

爲至切也孟子之明白易見者所以昭示異端之害而韓子之混然無別者蓋原其似是而非之底蘊使夫人知墨氏之似孔子者如此其難辨則其他之難辨者可以類而推矣此則楊墨之本仁義申韓之原道德其初似正其名佀美而所以差殊者可不論而自見矣申韓之術後世固有習之而不察其非故其爲文駁而不純猶幸不流於慘刻之歸也其後儒者至於體認一差爲害滋甚茲固不忍言也學術之際君子其亦明辨之歟

策　吾儒之學與異端異惟當力辨於毫釐之間也毫釐之差千里謬焉昔者孔門之諸子師也過商也不及而夫子力救之自常情觀之子張之過近於智子夏之不及近於愚而

自其有毫釐之差以要其終則或流於為我或流於兼愛皆其初之過與不及也則夫楊氏為我而推其末至於無君墨氏兼愛而推其末至於無父孟子之衛道其嚴矣哉

釋氏之學程門辨之悉矣曰彼自謂識心見性於存心養性一段則無之傷其溺志於虛而卒非其實也曰名為無不周遍而實則外於倫理歸其無得於博而終失於約也曰惟務上達而無下學譏其不通於粗而妄意於精也明道論其方外之義無有則曰吾道不然率性而已伊川極論其偽教之為害則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夫二程之學所以痛懲釋氏而極其流失者誠以見內遺外之學有以為後世之禍也

愚切怪數十年來主盟僞學者哆然無所忌憚彼其借中庸大學正心誠意之說顧欲行之以金陵尚同惡異之見以宗師自命而英才傑士稍自植立者則以其不受籠罩而詆排之甚者盜弄公家之爵祿竊取當今之權利榮辱一世於口舌竿牘之間此尤不道之甚者也昔吾夫子數少正卯之罪口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不除是深嫉而力詆之言也

大抵士風與治道相表裏使士風自士風治道自治道則凡虛僞浮薄之俗上之人猶不疾之若是其甚永嘉之亂起於王衍唱爲清談之俗當時士大夫類以莊老爲學而坐視紀

綱法度之廢壞故其禍至於此極異時崇寧之間諸蔡當國事勢往往類此故陳忠肅謂當時絕滅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深憂其事之類王衍而將貽天下之大患

**事目**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語 先王大道陵遲槩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序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臣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說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前漢董仲舒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揚子五百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韓原道 韓愈觝排異端攘斥佛老進學解

本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解

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淨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爲可笑（聖政）十二年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擴如也（讀書）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

則不然率性而已　又曰釋氏本怖生死爲利豈是公道惟
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聯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
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　又曰學者於釋氏之
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又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
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語錄）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
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

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書正蒙

南軒曰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飲食蔬茹衣服奢侈釋氏惡之而必欲衣壞色之衣至如惡淫慝而絕夫婦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而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木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渾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澄者可以酌之而不匱

其獻策收結等叚並見第一套

#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八

## 儒事門

文體 附 文弊 文行 經學詞賦論策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變其心變其學〇厥今變天下之文何如哉惟有以變天下士大夫之心而後天下之文自變惟以變天下士大夫之學而後天下之文漸變二者不變而欲變天下之文雖變猶不變也而況未必變邪今天下之文弊矣文之弊何弊也世之鑿其方心規以大圓者自以爲是矣其爲弊也心之弊也吾抱吾無極之眞而以形吾之文何爲而离吾道吾根吾天地之正性而以生吾之文何爲而徇 吾情然而今之

士大夫所以陷溺其心者久矣不變其心莫之能變其文也文之弊又何弊也世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自以爲能矣以是爲弊學之弊也吾涵養夫聖賢之學吾之文何以不六經吾根本夫帝王之學吾之文何以不盤誥然而今之士大夫所以廢放其學者極矣不變其學亦莫之能變其文也慨文弊之已極思文體之更新然亦未知所謂變者何也其將變其文之流弊而已邪抑將原其文之所自出而變之邪不變其源而欲變其流則文之弊將有不可勝變者矣

有正氣有正脉〇有斯文之正氣有斯文之正脉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此天地之精英也洩而爲文則爲斯文之

正氣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禹以是而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孟此天地之道統也寓之於文則爲斯文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脉誰與續氣以剖天地未判之精英脉以壽天地不傳之道統政化之黼黻經國之大業文之用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神明之律呂垂世之軌範文之法度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氣云氣云其地精英之萃乎脉云脉云其天地道統之寄乎

**稽古偉議** 古作率皆有體(詔誥者所以見王者之志必也思君湧泉如蘇廷碩氣備冲和如許景先援準古誼如解琬

舍人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者然後能耀人文摛辭藻章表者所以見臣子之心必也敷奏機辨如新豐逆旅布衣通達如洛陽年少以議論則郎顗之於災異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鶚者然後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赦非奉天之所作則不能使武夫悍將感泣揮淚赦非山東之令則不能使老瘵扶杖而往觀賦者古詩之流所以體物瀏亮也要不淫不靡如杜牧之於阿房崔鄲之於惟皇誠德斯可矣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要不奢不侈若王褒聖主得賢臣之作裴宏三國名臣之辭斯可矣至於補袞職之將缺防幾微於未然者莫如箴柳公權之太醫李德裕之丹扆其庶幾乎託當時之事實銘鏤於無窮者莫如銘班孟堅之燕然

張孟陽於劍閣其庶幾乎揚清激濁褒善貶惡莫大乎誡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論天子之意則司馬相如有焉運幕府之深機陳兵戎之捷奏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若宿成辭收有焉條陳利害警肅邇遐莫大乎檄書觀夫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房喬有焉序則欲其敷美也非蘭亭曲水之游不足以稱工記則欲其典實也非滕王閣福先寺之作則不足以取賞則文章之作不其難歟

漢唐文稱董韓○博觀往古綿歷遺編周漢以來如相如之飾非者不足道也如方朔之滑稽者不足語也不于乎枚臯之恢諧不尚乎子雲之艱深其抱王佐才為群儒首正誼明道卓然主文章之夏盟者惟仲舒一人而已唐承八代之衰

孤峯絕岸之駭廊廟如嘉謨者不取也麗服靚粧之愧風雅如朝隱者不貴也乏風骨者黜之多玷缺者棄之其以六經文為諸儒倡粹然出正表然為太山北斗者惟昌黎一人而已漢之儒惟一仲舒唐之儒惟一韓子其所以出類於漢唐者文以氣為主氣以道為主耳初非捨道以言氣捨氣以為文也吾觀三策天人炳炳乎賢良之對原性原道繼繼乎聖賢之踵文之雄健謂之非氣固不可而文之雄深謂之非道其可乎

**沈祖嘉猷**文弊而歐蘇作○寥寥千載斯文之正氣薾矣天地精英誰與攝之斯文之正脉斬矣天地道統誰與壽之文明開運奎宿呈祥林林蒼川冲金相玉潤逾逾幾年而廬陵之墟

有歐陽脩者出焉又幾何時而眉山之麓有三蘇父子者出焉上以續孔孟粹古之正氣下以派泝韓二子近古之正脉眞孟子所謂五百年名世之才韓子所謂千百年特立獨行之士也方其手捉文印高視寰海天下之人皆知有歐蘇威鳳一鳴蜩螗革心天下之人皆知宗歐蘇當是時待漏院記之駢儷一掃鬪花儷葉之工而爲冠棺纂鼎渾厚西崐故體之險一洗橫空硬語之習而還黃鍾大呂之和平前乎此也非無曾南豐如歐公所宗者然斯文之源流方演演之者歐公也非無李盱江如蘇公所推者然斯文之枝葉方茁茁之者蘇公也本論一書眞氣凜凜上無愧於息邪說之一篇下無愧於佛骨之一表買燈萬言義氣錚錚上無愧於沃朕

心之三篇下無愧於正心之三策山則終南嵩華水則黃河奔流歐之道價爲如何用之則金馬玉堂舍之則朱厓儋耳蘇之氣節爲如何斯文之正氣吾方喜二公剖開無極之眞全得二五之精斯文之正脉吾方喜二公繼去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均得是氣之正親傳是脉之正其可以世之雕篆駢儷者例論哉

歐蘇文根所養○且超然獨騖根諸天地之妙不見痕迹自極其工者豈非文忠歐陽公之文乎閉門讀書涵蓄五六年及其下筆縱横上下出入馳騁必造於精微者豈非老泉蘇先生之文乎不特此爾超出於萬物之表充塞乎天地之間施之事業足以銷沮金石形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東坡穎

濵二先生眞可以立斯文亦幟為斯文之砥柱者也何其盛耶然國朝諸先生之為是果何道以致此哉夷攷其文或名冠天下或為學者師法或冠乎多士或受之于天者實胷中之氣節凛凛常在不屈不變者為之爾形之於文則和氣在是也英氣亦在是也豈不為天下間世英才哉嗚呼論國朝諸先生之文而歸之於以氣為主之說可謂至矣盡矣然養此氣者庸非道乎盖有是道則超然獨鶩者乃可以極其工無是道則下筆之際恐未可以造其精微矣有是道則可以充塞天地無是道則恐未可以羽翼元化矣故凡所以致是氣之餒者道也使是氣之不沮撓者亦道也道之所存氣之所存也氣之所寓文之所寓也文乎文乎其道氣之所鍾乎

時文警段古今取士得失（一）昔者聖人不以文法待天下之士不以文章起天下之習不以功名利祿誘天下之趨而惟以道德善天下之心黨遂有教歲時有書皆道藝而無文法也鄉里有選司馬有論皆德行而無文科也當時士心純一道術高明而其著見於文者亦其涵養之熟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素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自有而非其所知上之所化者深下之所養者厚固如此也自選舉廢而為科目上之取士也不以道德而專文章故下之進取也徒知文章而不知有道德晁錯射策惟習刑名公孫談經祇事章句楊雄能賦美新見譏宗元善文阿附無恥士風日溺而人才之日衰文章日勝而道德之日晦上

之人方且重爵祿以奔走天下之士使為士者汲汲然絺章繪句以求中於有司是無怪夫華藻之侈而忠信之薄也詞章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

文章一本於氣○夫文以氣為主其氣全者其辭渾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局於卑是故排而濯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怵脅也遒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億而萎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務為麗渾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毋腹績繪以示其明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敢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乎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守約者有灑落快豁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武陽者故曰文以氣為主豈誣哉

文章興起人心○文之化人也深矣嘗試從事於簡冊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勢觀軍陣之法則心奮然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詭譎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逸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詩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於內百變而百從之矣

## 綺語駢珠

正而葩　大篇決流　高詞遠映若日月之垂光

清而秀　短章斂芒　疊意舒迴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　電逝霜開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一緒連文　珠流璧合　收百代之缺文採千載之遺韻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其辭雅而深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䦨　其意博而顯

周運以無窮之思盤礴以根本之學　縟而不釀縮而不窘

潤色以遒麗之才洞照以高明之識　古而不怪奇而不譎

運以元氣之機軸斵以陰陽之斧斤

滙以江漢之波濤挾以雲漢之黼黻

富麗贍蔚如錦繡之文鏘鏗清越如鸞鳳之音

溫潤碎美如圭璧之質謹嚴法度如規矩之器

當今獘策　惟當先淑士心○今日斯文之弊原於心之不正

不可不變其心也燃於學之不講不可以不變其學也燃是

二者則固無所變也抑不能以無是二者則二者亦豈容於

不盡變哉今將變之必不得已於斯二者何先曰變其心者

上也變其學者次也居今而有以變其心則為六經之文為道義之文為大聖大賢之文居今而有以變其學則為根柢之文為博洽之文為宗工鉅儒之文二者既變則所謂黼藻相輝名商間起之弊無有也所謂流風浸靡大雅逾邈之弊無有也所謂不倣古作各自成體者無有也所謂與時高下寂然絕響者亦無有也然而為今之計將何如曰以伊洛之所以倡大聖大賢之文者而變其心以三蘇之所以倡宗工鉅儒之文者而變其學殆見不止為乾淳之文而為復古之文不以時文而取士而以古文而得士乎文乎庶乎其丕變乎文關所養之氣○彼徒見夫人之為文爭裂錦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則皆相顧而言曰斯

文也何其若是邪此非氣之沖者不能也吁是則然矣而不知所以爲文者氣也而所以養氣者又有道存焉及其見爲文之士漁獵前作牀賊文史快其意抽其華置牙頰間詬聾瞽士則人相顧而言曰斯文也何其謬戾邪此皆氣之餒有以至是也吁是則然矣而不知文之浮誕固不足於氣也而致是氣之餒者得非無道以配之乎然則文以氣爲主氣以道爲本芝封領紫槐花欲黃思欲華士子之文弊亦惟取法國朝歐蘇之文可也

文弊華於得人○今廷紳之言必欲習義者知守經旨而不至穿鑿爲賦者知有體要而不爲雕刻若論若策皆知所討論而不至空疎慮亦至矣然其爲策乃曰經史巾箱之必禁

時文舉子之必嚴是殆知去皮膚之疾而腹心之證則猶在也故嘗爲之說曰璧流月書四方觀文之一都會也職之以韓昌黎則文章不患不醲郁南宫春選三載司文之一機會也典之以歐陽公則文章不患不簡古以至金馬玉堂之視草皆蘇東坡其大則至大之澤自朝廷而溥之天下皂囊白簡之奏議皆陸宣公其文則冊青之表自縉紳而式之草茅殆見誦其文思其人一轉移間神交而氣化矣

**生意收結** 精取以示好尚○渡江而後英游而衮衮來未渠央東萊諸君子以斯文而發天地精英之正氣紫陽朱夫子紹斯文而紹天地道統之正脉言言朱呂人人歐蘇棟梁榱桷宜愈收而愈充楩柟楓柞宜愈溉而愈碩迄於近者文弊

乃特甚焉經不董之春秋而肆焉鑿說不據經旨賦不韓之
明水專黍外意不工體貼論不顏寸之不貳過孚事體貼略
無意義策不琅琅天人之對而強為駢儷今用套括誠有如
廷紳之所悼痛者噫文氣如此而欲黜其穿鑿而尚其正大
去雕鐫而取渾厚難矣文脉如此而欲上泒乎韓董之正學
下接乎蘇歐之正傳荒矣晝爾白簡宵爾黃囊學董韓之學
業董韓之業誠非浪說古戰場者願執事為歐公放出一頭
不願執事為蘇公空迷五色庶幾相賀揀擇精云
振斯文貴得人○厥今賓興有詔聖天子之意欲以丕變文
風矣然刀圭未可以起痼疾一呼未可以回迷途今日之文
弊其欲變之者當何如曰是必有道也昔仁宗朝學者有為

西崐之體者穆伯長尹師魯歐蘇諸先生唱為古文以變之從之者如歸市其為楊劉體者皆有慼之之辭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此文吁文體之變何其易邪今日之變文體儻有如穆尹歐蘇其人者司是文之衡則何患文弊之不革乎鵠立萬袍蟻酣一戰愚將以此道養此氣為此文而求中於有司之程度執事幸指教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易革卦）文中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篇）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後漢書儒林傳）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質詩賦欲麗唯通才能備其體（典論）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楊子唐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艷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洎晉氏見稱潘陸隋經籍志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沈休文宋書唐張説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千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

賦體雖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世以爲篤論 唐李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韓愈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王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進學解 柳宗元文章卓偉精緻南方爲進士者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爲也本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

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彫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材輩出嚅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翶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漢唐之文粹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國朝典章 眞宗嘗謂輔臣曰楊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柳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歐陽公墓誌　仁宗天聖初尹公洙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公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尹洙墓表歐公之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衆莫能及譬

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無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時人競爲模範歐陽墓誌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於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伏蘇文忠公墓誌初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唱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楊億劉筠人戲之曰莫大崑否石介守道深疾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篇上篇排佛老下篇非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公蘇公復主楊

大年[illegible]初劉輝以文章自負而浮靡為甚歐陽深疾之輝揣知公意易其故步行為平易堯舜性仁二賦靜而延年動而有勇等語歐公見之稱嘆不能自已不知即向者之輝也嘉祐中張安道領益州得老蘇所作權書衡論因以書先於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目為荀卿子之儔上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一變稱為老蘇 言行録

**光下論選** 元豐中蘇軾奏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崇尚聲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

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

文集菁華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畏避不敢迫視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閑暇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

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后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之下無取焉　后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時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后山云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奇故不能敢奇也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

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惟也　陳止齋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所有而所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儒事門

文體二

以文本於氣立說

策頭 觀老泉先生氣盡語極之言則知文之所主者主於氣觀穎濱先生氣養而致之言則知士之所養者在於氣美哉文乎其足氣之發歟大哉氣乎其斯文之主歟蓋文而無氣則有委靡無振作有闒茸無雄偉有戚嗟懇惻而無激切奮發文所有氣則如石玉山輝淵珠川媚如峽流湍激波瀾澎湃如千兵萬馬甲鐵錚鳴是文也雄渾高妙爲世有用之物其黼黻皐猷經緯天地者豈有他哉亦有氣以爲之主爾

策段 粤自三光五嶽之氣分五帝三王之迹熄魯叟寂矣鄒

孟喑矣自秦項而爲漢自晉宋齊梁而爲唐其間曲奔橫騖之才博物洽聞之士謝已披之朝華啓未振之夕秀琅千發而爲璆璜衝牙之聲粲乎列而爲山龍華蟲之采不知其幾然不得是氣之正春禽夏蚊爾蟪蛄園菌耳卓哉醇儒爲漢冠冕吾得董仲舒焉偉哉宗工爲唐砥柱吾得韓昌黎焉千古斯文之正氣以二子而會也且漢四百年文人名士不獨一仲舒也櫂靈蛇於掌握時則西都之賈發彫龍於緑槧時則如東京之班胡可謂無人也獨醇正如仲舒金玉淵源如仲舒統一六經百川滄海賢良三策清廟朱絃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在是唐三百年鴻生鉅儒不獨一退之也四人風味時則如崔李蘇杜四傑文章時則如王楊盧駱胡可謂

無人也獨闇與如退之法度森嚴如退之原道一篇暎冥日月驅鼉鱷等作變化雷霆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以是我朝岷峨鍾靈挺生蘇氏一翁二季炳乎相輝姤古涵今爲時絕唱自其文而觀之則老泉庶幾乎道而用力於聖賢之術東坡始於讀書而後爲聲律對偶之學穎濱得於觀覽而充爲寬厚宏博之才三蘇之文同則同矣然以文爲文世之綴緝規倣雕鐫刻畫者皆能之而以氣爲文則見其雄深雅健俊逸超邁而綽然有餘也權書衡論之作辨姦審勢之篇老泉之高談博議切中時病用之而紫薇玉堂捨之而朱崖儋耳東坡之英風義槩白首不衰覽終南嵩華之高顧黃河奔流之勢穎濱之奇聞壯觀浩然自廣

鍾秀禀靈而爲士圓冠方屨而爲士咀英吐華而爲士作而爲氣可以充塞天地發而爲文可以經濟邦家詎忍獲詭遇之禽而不爲鳴朝陽之鳳耶世事如塵驚塵眯目加以連年之沮敗無復師儒以宗主於是小有才者浮稍有文者誕氣之萎文之弊所以重今日之憂也建隆雍熙其氣簡朴而靜重慶曆嘉祐其氣博大而剛正熙寧元祐則峻而激建炎乾道則謹而嚴令欲一鼓作氣使之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顧非上人之責乎

【事實】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韓文序）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典論論文）文氣不可不貫不貫則英辭麗藻如編

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李德裕文章論氣不可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韓文本朝孝宗御製東坡文賛曰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氣節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南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於文稚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矣哉

東披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公嘗以自任傳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子亦如文忠之傳授也李廌談記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俱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文弊 附 以振之在上立說

策頭 以文變文不若變文以人文弊其而非一日矣變之者如排巨木而障狂瀾趍之者如激湍流來縱巨壑變者愈急趍者愈下豈終無可變之時哉愚嘗熟思而得其說曰必有天民之先覺而後可以變時文之積弊由八代而有唐變文者非一家至韓公而文之衡始平由五季而我朝變文者非

一人至歐公而文之體始定二公豈以文變文哉世有論韓公者曰此天生也論歐公者曰此天人也彼其範斯世以道而不以言淑夫人以心而不以迹人品之高古足以邁流俗也士檢之端方足以律頑廉也豈非吾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者歟

**策** 國家以奎運之治陶萬化而作成之慶曆一時也熙寧一時元祐又一時也紹聖紹興又各自為時者也慶曆渾厚之氣其光油然以長其澤淵然以深而莫能測雖不更策論不道明經而何害於得人之盛熙寧以來氣微薾矣譬之膏粱貴介終日習步趨而守繩墨千人一律也而新經用矣元祐拔擢浩然如江河之流轉魚龍百怪軒豁舞躍純習一經

別分四場培植中興之人才在是矣紹聖繼之習經者趨於
黄茅白葦之同向非建炎之磨洗紹興之振飭則時之弊世
之漓此風猶未革也而得何徒以科目軒輊其間乎
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其
文古熙寧元祐其文暢今欲發為文章上規姚姒下法莊騷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非示以眞才實學不可也方
今玉帳大開先革士習崇實學以示趨向取實才以嚴矩矱
激之欲其昂作之欲其奮厲之欲其果限監牒之員嚴僞冒
之罰核流寓之濫實意實德先甲後庚舊染掃去新意躍然
則學為有用之學氣為浩然之氣文為貫道之文安知無抜
一賦而知其志因廷對而知其忠者為時輩出

更化以來兩須乾淳之文體矣簡非蘊也字非詭也操觚而試者曾視鵠以為準的否歟持衡而校者曾對證而加劑量否乎告戒雖勤涓埃無補則是文也日焉而已矣盍思有乾淳之諸老而後有乾淳之文章每觀過江以來文氣彫落必也而後生意昭蘇如忠肅虞公忠簡胡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以文名世不可勝紀後來繼踵學問氣求類應時則新安朱公以明道之文唱於南時則廣漢張公以正學之文和於北時則象山陸公以窮理之文鳴於江之西其他詞章淵源並生錯出於浙之左右者雲合而霧滃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盛世數清明之會適鍾是時觀摩麗習之下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豈偶然哉

事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語王
者之迹息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
時高下唐文藝志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
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柳文序隋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
相師效流蕩忘返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隋書本傳唐興文章承徐
庾餘風天下祖尚陳子昂始變雅正本傳張昌齡以文自名舉
進士為王師旦所絀曰昌齡等華而少實非令器也取之則
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仝上文宗自以題畀有司語侍臣比年
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又曰諸鎮表奏浮華宜責掌書
記以誠流俗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稿錄本

朝太宗淳化五年謂侍臣曰凡爲文須述正道則思壯而理正若涉浮艷詞多理寡不足觀也實事大中祥符二年御史中丞王嗣宗言楊億錢惟演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乃下詔風厲學者續文眞宗嘗謂左右曰近見詞臣所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異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俟有太甚者黜以爲戒　李迪賈邊有名當時及就省試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說時王文正公旦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世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以黜邊實事仁宗明道元年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

兼以策論取之通鑑時張方平知貢舉言近來文格怪誕朝廷嘗下詔丁寧學者罕能自返有誕謾者臣已黜之願申前詔榜貢院之門通鑑綱高宗紹興間任勃言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舍為之趨向欲望戒勑攸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誕怪者在所必去上曰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係年錄

文行 附 以華實相備立說

**策頭** 論聖賢之道而不知有本末者不可與言學誦聖賢之言而不知有踐履者不可與言用吾道在天地間如桑麻穀粟鑿鑿然不可缺如通衢大邑斷斷乎不可逾用一日則有

一日之效措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是猶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自後之學者不知聖賢之道有本末而徒抗之於太高誦聖賢之言者不知有踐履而徒寄之於空言遂使淺夫短士例以空談而忽之吁何吾道之不幸也莘野一犂膏澤四海此實學也而商湯征伐之功由此而胚胎傅巖一雨澤潤生民亦道學也而高宗中興功由是而根本有此道則有此學有此學則有此用此吾儒本分事也自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一語遂使人主有輕儒生之心以經名家賊巨萬計亦見輕於北司之輩此非吾儒之罪心術非吾儒而謾學吾儒者也

**策段** 隆古聖人知夫德行乃厲風俗之本而命官設教首之以行有九德而後及於有言首之以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

藝庠序學校以行相先不以文爲教也比閭族黨以行相書不以文取人也當時雖不汲汲於文然或矢焉而爲謨或作焉而爲訓誥或誦焉而爲三百篇之詩雲漢昭回之飾金玉追琢之章所謂文者未有不由行而出也

夫子之訓門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至於論孔文子之所以爲文則不過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言之夫學問者宜無俟於力行之餘而好學問下又若言行而不言文然夫子一而貫之何耶蓋力行既久則文不容於不著好學下問則發於外者又莫盛於此也此古人之文一本於行安得不合而爲一哉

戰國以來習爲談辨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辨士自漢

而下習為科舉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文學之士至唐
而益習為駢儷之文亦因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詞章之士彼
方怠行而溺於文人復指文以名其行此後世之行為文所
奪安得不判而二之哉
遯世絕俗者固可喜而淺中浮表者尤可慮濟時過人者固
可務而徇名忘實者深可憂才美有餘而驕吝之或萌則聖
人以為無足觀詞章可取而事業之無補識者知其不足用
事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德行顏淵閔子騫文學子游子
夏語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楊子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事君唐韋貫之所取士抑浮華

先行實録夫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盜儒斗賁寺 本朝太
宗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上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
其行孰優皆以畢士安對上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
翰林學士錄言行 眞宗景德元年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
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曰
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體裁凝遠
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錄 仁宗天聖三年蔡齊章得象並知
制誥上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才識周敏操履端
方上同呂公著文學行誼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歐陽公使
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人脩以公及王荆公為對錄言行
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薦貢舉狀

經義詞賦論策（附）以文章自重立說

**繳頭** 梯航富貴漁獵聲榮士君子既以文章名斷削浮華根源理致士君子當為文章重士乎士乎其不幸而局於科目乎其亦幸而進於科目乎歲當大比鄉貢英才九重下賓興之書四海起狀元之想槐市之屯雲其黃矣棘闈之設日其迫矣明經取青紫稽古志車馬於是曰吾為經術詞華緯國典風雅謅孤鶩於是曰吾為詞章幸而不擯于有司不戾于時好則上歌鹿鳴第而上之以薦于天子之庭名聲赫赫人皆目之於龍虎榜爵祿秩秩人皆望之於鳳凰池則士君子亦既以文章名矣然而科名士子之假塗文章經國之大業

寧爲典刑毋爲琱琢寧爲風骨毋爲脂韋景星慶雲當使見者快覩太山北斗當使學者推尊朝騁詩書林暮游文藝苑若是而後可謂之經術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若是而後可謂之詞章否則雖工於雕鐫雖巧於鑄鍊而技止蟲篆玩而視之適足爲學者之蠹三都賦就人將棄之覆醬瓿岳樓記成人將視之以爲傳奇則士君子可不爲文章重乎

**策段** 蓋士不徒以學業爲可貴也亦有德行而已矣如漢之明經若仲舒之以春秋進魏弱翁之以易進蕭望之以詩進可無愧也彼公孫之詐夏侯之志青紫張禹之黨附阿何取爲唐之詞章若房玄齡之以進士進宋廣平狄仁傑之以詩賦進可無忝也彼王楊之浮牛李之黨何取焉

夫是科之初固止用詩賦也至大中祥符之元年則令詩賦一兼考論策矣慶曆四年則令先試論策而後詩賦矣罷詩賦而用經義則首於熙寧以經義而兼詩賦則首於元祐至於紹聖則復罷詩賦矣至於建炎則復用詩賦矣其罷詩賦也豈非以其體尚之浮華歟其用經義也豈非以其理道之通博歟雖然使其適用則詩賦猶經義也使其無用則經義猶詩賦也鑄鼎一賦在鎔數語蓋即其平昔之志趣而可以預筮終身之事業焉於詩賦乎何病所可病者經義未必勝詩賦耳夫其筌蹄傳記矛盾訓詁綵摘於一二字之頃而銖較於數語之間號窮經矣號工時文矣穿穴之愈妙者蠹蝕之愈甚者也鬭之至巧者戕賊之至鉅者也舉子趨之主司

喜之黃策子一出而天下之後生晩進鼓行而模楷之矣至於論策則又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大比興賢設科凡二詞賦經義而論策兼之沿襲既久得人爲多賦有物混成而異時之正色立朝即其人也賦金在鎔而異時之數萬甲兵即其選也經義名齋而他日學爲天下法者由此而問津焉對義第一而他日氣節鯁介者由此而發軔焉以至刑賞一論前輩當放一頭地彼何人斯倫魁廷策指時政無纖毫避忌者彼何人斯諸公者萬世而下瞻之仰之如神人者豈徒然哉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諸公之文諸公其敢輕出之耶
今日之文詞賦則破古格矣經義則肆鑿說矣論則專摹貼

而策則競併儷矣此無他科目累人而士氣餒利祿痼人而士氣痿聲律之拘牽程度之迎合而士氣銷鑠之無幾上之人不思所以培養其氣而士亦輕心視之吾恐文弊之極愈趨而愈下未見其有轉移之日也

[illegible]經義○漢元帝闢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召之

卟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選舉志）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授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六道亦為四等　高祖既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隨方物入貢（上同）元宗祭酒楊瑒奏主司貼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

帖平文上甚然之紀本肅宗楊綰疏言高宗朝劉思立加明經填帖故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　李珏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明經碌碌非予所宜乃舉進士高第傳本　本朝仁宗嘉祐二年詔別置明經科各問聖人大義十條編長　神宗時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試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蘇眞言來年秋試欲乞先降指揮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亦未晚也言行錄　哲宗元祐元年劉

摯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

詩賦○漢劉歆總群書奏七略有詩賦略本傳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禮樂志 唐元宗楊綰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制舉詩賦自綰始本傳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本傳韓文公省試作明水賦杜牧作阿房宮賦吳武陵薦於崔郾擢置第五本傳本朝太宗淳化五年上對宰相曰向名賢取士必采於詩賦出人胸臆可觀智識所以為難實錄淳化五年試進士內出卮言日出賦試者扣殿檻上請續長編真宗以文辭取士然必視

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眞宗讀至公賦嘆曰宰相器也以爲第一　仁宗皇祐五年賜鄭獬等及第試圜丘象天賦律聽軍聲詩宋子京試鷙鳥不雙賦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范希文金在鎔賦如令區別妍媸用爲藻鑑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仁宗朝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爲題呂溱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帝方崇儉見而悦之擢爲第一

呂溱鯤化爲鵬詩九霄離海嶠一宿過天池因此中選　范鎮作長嘯郤胡騎賦流傳契丹呼爲長嘯公言行錄　劉輝試堯

舜性仁賦

論策○漢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晁錯在選中上策之本傳武帝三策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本傳劉蕡李宗閔牛僧孺在憲宗時對策詆李吉甫後恨之遂爲朋黨本傳韓愈舉進士試顏子不貳過論　柳子厚舉進士試四維論韓文　本朝仁宗天聖二年劉筠得李淸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淸臣始用明道二年上諭內臣曰近歲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慶曆二年李淑奏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篆彫爲貴得取士之實矣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貼經墨義仍敕有司幷試四塲通較工拙毋以一塲得失為去

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意已亥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循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也上曰對策亦何以盡人才然愈於詩賦遂賜葉祖洽陸佃以下及第時蘇軾爲考官以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乃擬答以對韓維呂惠卿初考阿附者皆在高第言直者在下繼高宗紹興二年上策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武殿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第諂佞者居下列上擢張九成爲第一凌景夏次之上曰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無所回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錄作年　二十七年御筆示考官曰對

策中有指陳時政者並寘前列上曰昨覽進士試卷極有直言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說銷金鋪翠當立法必禁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當焚於通衢湯思退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華後靡皆盛德事遂賜王十朋以下及第同上孝宗隆興元年詔令舉進士務取學術醇正文辭剴切策畫優長之人可令禮部將省試上十名策場卷子編類繕寫成冊投進士以備親覽如有可行事件當下三省取旨施行輕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